

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三

尚書翁襄毅公萬達

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  
年十 隆慶初追諡襄毅

授戶部主事督稅監兌所至有聲榷河西務疏戚晚侵  
奪語甚峻上可之

庚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州倉會權貴阻撓運道使人奪  
其舟乃不敢犯漕令謫言朋興屹不爲動辛卯陞署  
郎中議奏鹽政利弊會畿輔大饑奉命出賑減去騶  
從巡行勞來立法簡便周至民甚懷之

癸巳陞梧州知府丁酉安南人鄭惟僚上變至得莫登庸篡立狀上命討之會公擢廣西副使首列征南事宜白督府蔡經行之又上議于經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用而已若兵不必用也則示之急而急焉示之緩而緩焉弛張闔闢真機在我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必用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藏必戰之用可也至於備欽廉海濱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姑可緩也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經大韙之龍州憑祥二州土舍趙楷與韋應李賓等煽亂許莫登

庸爲鄉導并以我緩急告之公具白經曰兩州瓜連  
三兇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寬之則威寢  
陵蕤遠人弛聽乃遣使至太平召思明府土官黃朝  
諭以大義俾毋賣倫母黨亂思明應命設伏卒擒韋  
應械蒼梧督府諭死趙楷李寰各以計就擒而禍本  
悉拔

蔡經承命撫廣集諸司議發兵時公丁益橫潯人甚困  
經與安遠侯柳開決策以屬公乃命百戶許雄給誘  
公丁信之山詣汝成自列汝成慰遣出而民有被毒  
者羣扶之一市盡譁遂復繫獄使人諭諸徭皆曰首

禍宜聽罪乃檻致經所磔之卽乘勢督兵進諸巢皆破賊窘東遁復督兵合擊斬首數百級公移兵古田招降六千餘砦藤峽復平經用公議編保甲立營堡設督備清狼田以處款兵權商稅以輯新民改武靖州爲千戶所以三縣狼兵隸之帝嘉公功陞一級賞以金幣

四峒介于思明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亂土人黃賢相占有其地峒遂改隸府而加闢府州互爭莫能歸一而峒亦向背無常公議曰四峒之爭久矣曷籍無歸易於叢怨欲明歸一方勢必啓釁縱

使官協民亦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弭其怨然酋類爪連苦於離析爲之立縣則治之太詳爲之立所則徒費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不若以其地割屬南寧特設撫民通判治之築城建署戎以指揮分保甲設峒老而番役于通判乃能撫輯其衆無奸法者給冠服榮其身通判指揮能各盡其職奏旌之以五年期其效經覽議謂曰君言遽矣卽使人諭之峒民歡踴稱更生願附南寧曰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桀驁獨稱兵脅衆據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患之以訊公曰易事也峒苦土官誅求虔戮久矣不得已而從之

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旣携夫然後震以兵威刼以重典多法以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督府從之公乃牒叅將府駐南寧授以秘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經喜曰翁君神算也

改叅政廣西時尚書毛伯溫奉命征撫公上議曰今日所以處莫賊者有三揖議而告成功者此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從而兵猶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焚蕪絕滅威則威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死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

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不  
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時欽  
州知州林希元與權貴通謀力主專征計令廣東民  
兵自田一頃以上皆自備舟楫運糧往交趾界伯溫  
因公言遂不用其策廣民大悅

甲辰二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十二月擢  
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乙巳  
八月鹵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  
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鶚鴿谷叅將張鳳率其屬各  
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



邦直以戰死時鹵欲深入公與總兵周尚文各遣騎  
四出邀鹵鹵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  
嘉公功賞銀幣賜勅獎勵

丙午九月代國將軍充灼等爲惡少慫恿誘鹵酋小王  
子入大同爲亂公密啓代王收充灼等誅之而分捕  
叛者奏聞降璽書優獎不動聲色坐折逆萌

公上議宣大事宜云形勢者設險之所必固而時勢者  
兵家之所必不能違也兵不審時險不度地未免於  
泛然而舉倏然而罷非所以揆事體而弭寇讐之道  
也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逶迤而東歷偏關抵老營

堡盡境實二百四十五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逶迤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迤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五里共一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臨胡鹵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羣洛河口約一千七百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

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我國家雖不守東  
勝棄大寧然重險天設固猶在我也外邊西連延綏  
東連薊州勢相犄角至於爲京師屏蔽則宣大爲特  
重其他鎮可比卽宣大山西外邊之地有曩險迂直  
合而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  
分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  
東路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次中路次北路次東  
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無待防秋  
偏關以東之百有四十里則畧與大同之西路同焉  
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荊寧鴈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

諸關隘要之內外二邊皆所以扞蔽燕晉保障黔黎  
然外之不禦內安可度故論者有唇齒之諭又有門  
戶堂奧之語理所易曉也邇年以來大鹵屢寇山西  
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自宣府入事所可徵也蓋  
形勢之大畧有如此古稱藝狄之衆不能當中國數  
大郡若智與謀及戈盾大器之屬長短相較又萬萬  
不侔然所以能爲中國患者氍裘之族驚忿而雄捷  
出于風氣異我漢人又彼以騎射爲本業抄掠爲生  
理專精于技無待于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  
隸於羣牧業分於四民百一爲兵勞於訓習習且弗

專故亦多弗精也彼聚寡爲衆乘時而攻人我散衆爲寡畫地而自守攻無定勢所資驅疾騎而運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賊必齎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號令進無所馳追無所攝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進退由人上下牽制故彼拙日巧我巧日拙又國初之時我太祖成祖抗稜遠斥蕞欬勢衰竄伏莽榛僅存喘息正統以後則生齒漸繁種類日盛近且併海賊吞屬番掠我居民爲彼捍隸諸酋所部約可二三十萬衆視國初何啻倍蓰沿邊戍卒較以舊額未嘗加多彼醜先年秋高入寇控

弦不滿數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臨時調遣緩急仍收勝算頃者每一大舉動稱十餘萬蹂躪關南侵駭京郡尋常師旅莫敢遮邀蓋時勢之大畧有如此者夫度形勢之便則詳於外防正以扞內量爲內備所以資外揆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畧當異於昔而後所經畧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公在宣大主修邊併守之議鹵人無間可乘不敢輕犯歲省餉十之五

鹵酋俺荅阿不孩遣彝使保兒寨等三人投番文有白

駱駝九頭白馬九疋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  
貢講和自後民種田塞內鹵牧馬塞外各守信誓墩  
卒納之總兵家丁董寶等徂石天爵前事遂殺三人  
以首功報于是公上疏言董寶等么麼賤卒乃敢壞  
法貪功彼執物示信託墩軍通款借曰不許尤當善  
其詞說遣之乃誘而殺焉此何理也寶等滔天之罪  
真不容誅乞亟正法典榜之塞上預弭其蓄怒搆兵  
之謀卽不可解臣等相度機宜按兵待戰巡按黃如  
桂叅守備張潤巡撫詹榮總兵周尙文防簡失律之  
罪兵部以鹵黠詐未可信宜貸各官罪第令嚴兵待

之詔可

公當秋防大棘分地畫守懼人不用命時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密出以硃和油置竹筩中絡之約曰遇卒不在守輒以硃油傾注其處卒輒自縛詣罪公責而遣之又管道善竊者數十輩傷出塞外使扮細作夜竄垣墻戍兵不備則緣牆而登而入告將吏登者賞而戍者刑數十輩者再遣則伺夜之計竟無所施

丁未二月公奏近歲巡撫王儀總兵卻永選各營精銳五千八別立戰鋒五營以廢棄將官領之每軍額外加米五斗遂使各營虛耗而又別取老弱步卒用充



原數及遇戰陣復自以親兵居後反驅諸路兵爲前蔽用是士皆解體且坐營都指揮董暘李瑋前愆未贖後復失律宜正其罪并罷新委坐營官周瑋韓彬楊鉞而歸其兵于各營各路上日新立五營戰鋒及多增月糧俱是變亂兵制卽令革罷軍士勒歸原伍董暘李瑋俱如擬

四月公議大同爲山西藩蔽大同有備則山西無虞將來可以漸舉客兵山西巡撫孫繼曾則以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山西大同並緩今欲止守大同豈得無憂公復奏繼曾沮滯成議乞賜別

處得旨逮問

己酉春正月鹵入宣府將逼居庸公諜知之以宣府總兵趙卿怯懦恐不能當鹵乃疏請預調大同總兵周尚文代卿至二月十一日鹵果以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瀚俱戰死鹵遂南下駐石河營游騎分窺諸口遊擊王鏞等遇鹵與戰却之士氣稍奮鹵移營南向總兵周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叅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與鹵遇于曹家庄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酋首四擧其旗賊氣遂沮會公督四路叅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鼓躍鹵以爲

大兵至遂結營東遯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出關又敗於大滹沱遂與尚文等分道追賊復擊敗之鹵狼狽夜遁公以捷聞上悅陞兵部尚書賜銀幣九月辛巳諜報鹵俺荅率衆入邊結營東向襲將浚入公乞申飭諸臣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鹵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毋以疎虞取敗上令督撫諸臣視賊所向相機戰守

冬十月奔父喪庚戌之變詔奪情起宣大總督曾鹵犯京城本兵得重譴復改兵部公方病疽結廬墓間及聞命單騎就道不四十日抵京時鹵患方棘上遲之

屢以問嚴嵩嵩不爲申理遂貶右侍郎先是公至不  
先謝嵩嵩密使人諭指亦不應公竟坐廢憂懼而卒  
公幼穎異五歲能讀書性剛介坦直以忠孝處國是南  
北征討諸所計畫深遠周至措之有功守之可久駕  
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力其料敵甚審臨陣每  
以身先士卒故所至咸以威畧著聞至今言者稱嘉  
靖中年後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旨歛公一人而  
已所著有省愆集平交紀畧

尚書毛襄懋公伯溫

字汝勵吉水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  
年六十四

初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滲文  
以矯名郡人呼爲毛青天訴者咸求詣公或吏事疑  
似牽制與輻輳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攝判嘗半  
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  
某用賄入爲大理卿公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  
額外美目舟車耗息幾埒正算公籌較釐正復于故  
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

較勘如均徭大戶皆酌丁稅爲準鎮守太監孫某往  
在山東許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其  
府中爲姦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  
鉗辱我我將甘心公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  
食曷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其食  
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  
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哂  
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費金三萬  
乃得直御史爲公許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旣失利且  
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

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  
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剽掠郡縣  
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詆誚寇不可弭公移守備武  
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  
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

辛巳世宗卽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姦罪敗露論獄  
當斬其黨陰庇假污奏牘冀得易辭公上言忠銳輩  
在正德間穢濁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  
人痛憤陛下卽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  
中今復緩于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

司禮太監蕭敬章霽同惡相濟默與夤緣蓋其利害  
相關俱欲掩飾臣謂敬霽不誅恐詔不信于天下也  
疏入中官爲之屏氣

壬午擢大理寺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鹵恃兵爲命首  
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簡屯  
田没于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  
禱于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公嘗在  
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  
留不報戊子罷職歸



壬辰用薦復起奉勅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誥誤復罷歸

丙申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公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召公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繇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脇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畧不可不圖謹上六事

曰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

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千萬公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蕪爲低昂工作易就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

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事處錢糧以急濟用備官屬以供委任破嘗格以作銳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說而增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

己亥春聖駕南還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勅公總理整

飭宜大山西三關軍務公至邊簡將帥嚴間謀峻關  
隘增斥堠均犒賞上言大同以北川原漫衍非城堡  
不守往年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  
拊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公謂昔  
之僨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然興復  
城堡必先召募軍士頃得應召兵三千餘矣創立五  
堡漸可底績上是之于是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  
于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鹵鎮河二堡  
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卽以新軍實之蠲廢田之租使  
之屯耕以一叅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鹵入大同

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驚報鮮至

五月還院八月上決意南征加公叅贊機務九月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太子少保賜銀綺復廕一子國子生公因條陳議處六事一曰正名安南不庭皆繇莫登庸篡逆命將出師爲討賊也宜先移檄省諭脅從者許其投首有能斬賊者一體陞賞若賊首來降臣等卽當奏聞區處待以不死如昏迷不悛必盡戮無赦伏乞明載勅中容臣等奉行二曰用兵廣西田州思恩泗城左右江等處及湖廣永順保靖四川酉陽等處土兵皆驍銳可用

恐所過地方騷擾宜責各守巡官統領禁戢之兩廣  
總督都御史責任重大宜簡用碩臣以圖共濟雲南  
各府土兵必得黔國公印牌方能調用旣調之後責  
付總兵以統布巡撫都御史以贊理廣東江西浙江  
福建等處官兵不可泛調宜聽臣選摘貴州總兵李  
璋廣西副總兵張經叅將沈希儀皆謀勇素著宜聽  
委用廣西由憑祥州八界首關經卜隣站濮上站過  
富良江卽東關矣廣東由欽州一日至永安雲南由  
蒙自縣兩日可至蓮花灘三道刻期並進期在討賊  
戒勿妄殺今日將士以先入安南擒斬賊首爲奇功

若故縱真賊及妄殺無辜者以軍法重治其論功賞格宜勅本兵預定三日用人乞勅兵部選才幹部屬官二員隨軍贊畫酌處旗牌叅隨官舍天文陰陽通事醫卜若干名以備委用其各省三司及府州縣正佐官員聽臣臨時取用四曰理財乞勅戶部通行各省布政司凡征完京折未解者福建江西浙江兩廣則輸廣西南寧府貴州湖廣四川則輸雲南臨安府各省督餉官及今秋熟買米貯倉其嘉靖十六年江西湖廣兌軍糧米預行扣留若干改運南寧府仍查納粟事例并開中兩淮鹽課及發太倉銀兩通算得

四百萬庶可舒目前之急五曰明賞罰法曰賞不踰  
時罰不遷刻軍中之賞小者金帛大者官爵宜勅吏  
兵二部將文武官職劄付給臣若干卽于軍中拜官  
陞賞至于有罪酌量輕重必罰無宥六曰一事體卽  
今三路進兵官屬將士數多若號令不一何以克濟  
凡文移通行各宜同心協力紀驗之時微功必錄毋  
得自分彼此各持所見致悞軍機違者聽臣叅奏疏  
上俱依擬行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  
黎利代陳而上四傳至暕爲陳暪所殺暕無嗣國內  
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民舊臣鄭惟曉

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  
廉之未得至是勅公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行  
罷議者多主黎民欲乘釁取地郡縣之公旣集羣策  
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絕繼滅之義討罪止  
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與  
之擄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  
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  
民納款聽命亦得以不死莫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  
者甚衆公懼變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  
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



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授之分  
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雲南分三道自  
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  
佈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  
擇朝廷曲赦其死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  
正朔如例辭極悲懇公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  
覆宇宙不忍一夫失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  
心且窮治太密非羈縻遠彝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  
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  
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公爲疏

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瞭  
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進公太子  
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自陳  
乞休不允

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上慰諭有加公益感激舉  
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事一禁酷刑謂今御史不知  
詳慎刑獄動憑捶楚立威致使無辜之民斃于杖下  
傷天地之和失好生之德甚非盛世之所宜有也宜  
一切禁之二慎舉劾御史舉劾吏部憑之以黜陟乃  
或舉者多至十數劾者不及丞尉假公濟私毛舉寒

責甚不稱風紀之職宜著爲令舉必以上賢而劾不  
下五品毋令枉濫以滋姦弊三革騷擾御史以廉查  
爲職所在務宜新歷頃或動委屬官分行州縣不惟  
迎送旁午倚勢作威或計睚眦以中傷善類或望風  
肯而微文出入害不可言宜痛革之四懲豪勢今鄉  
宦清修苦節者固多而憑倚恣睢者亦有若縱而不  
問非所以著風裁明憲紀也宜少加懲創五省繁文  
凡御史出巡類有造繳文冊費逾千金然不過文具  
而已自今出憲綱考語外一切虛文通行釐革以敦  
實政六明職守巡撫巡按及中差御史各有職掌其

載風憲事宜極爲明備宜各遵守不許侵越違異七  
正士習學較士生倚藉衣巾臧否人物甚或見事風  
生挾制官府宜嚴督學官令其遵守臥碑以敦習尚  
八備兩造兩造不備而欲民無冤不可得也民有曲  
抑悉宜聽其訴理毋主先入之見偏執曲斷奏入上  
曰朕恆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貪酷肆  
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祇因巡按御史不得振揚風  
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却繇都察院考覈不嚴  
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覩  
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設官初意國家何賴焉覽

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慰所陳悉允行  
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卽宜精白奉揚勿負朝  
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公又言撫按所屬官員  
六品以下罪狀顯著者卽自問黜不許槩劾上允其  
議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受賄公劾罷之  
朝廷紀綱爲之稍振

北鹵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公覆議以上鹵嘗越三  
關畿輔震恐公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卒無備復言  
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衛軍郭以衛民太祖高皇帝  
定鼎南京旣建內城復設羅城于外成祖文皇帝遷

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  
殆倍城中思患預防豈容或緩臣等以爲宜築外城  
便疏入上從之勅未盡事宜令戶工二部會同速議  
以聞該部定議覆請上曰築城係利國益民大事難  
以惜費卽擇日興工民居葬地給別地處之毋令失  
所十一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賄厚  
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解  
科條沒入軍士衣糧腹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  
敗衄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調  
發吳杜倖門

總督宣大侍郎霍鵬以鹵報劾午請調各鎮援兵令延綏一枝駐黃甫川其遼東者駐居庸薊州者駐紫荆保定者駐故關及山東長槍手河南毛葫蘆俱聽取用公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厲之心輕惟延綏游兵二枝爲山西添設者及長槍手等兵可聽其徵發上從部議

甘肅各種番彝糾衆入寇時巡撫都御史詹榮欲乘時追勦總督侍郎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公言禦彝之道貴于趨時應變之機成于多算番彝梗化實切腹心

急之則驚變易成緩之則滋蔓難制萬一調停無法  
撫勦兼失徒開邊釁自損國威宜行各鎮巡等官練  
兵治具固守地方一面多遣官通人役宣布德威陳  
示禍福若各番畏威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償原搶  
財物以贖前罪或怙終負固務要追勦從長計議相  
機處分不得互相異同往復請奏以致失機務事上  
從部議

奉勅提督團營軍務時營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  
精不貴多鄱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游食緣  
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



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首以徇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勲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爲動公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卽廝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尤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發遣無遙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考滿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誥命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戎

兵已而戒嚴方得罪公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卒

尚書劉莊襄公天和

字養和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

年六十 贈 謚莊襄

公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遊豐城鄉先生楊  
文恪廉談理學爲世模楷授公舉子業而內奇公以  
古人期之弘治戊午年二十舉于鄉三困公車游太  
學所交多名士大夫正德二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  
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徵拜御史

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寘其弟鵬於  
錦衣相表裏爲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脅肩爲堂請

公正色不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異其貌悔小寬之而謫書則陰上矣會堂奉旨于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公以蘭州爲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堂遂撫奏公違命詔遣官較械繫至京送鎮撫司拷訊公悉以事委藩司卽就道無戚容堂乃使所親信恫喝較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爲枳不得發壯者至拊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

醫臂爲盟護公行所過傳舍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密遣害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獄也幸臣寧力爲鵬喉考撫公罪不得遂長繫久之言官俱申救黜爲金壇丞亾何進爲令

擢蘇州府同知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爲蹂躪臺臣驟用公謀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禮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奏言浙江起運糧原額內坐派京庫折銀米六十萬五百石每正米四石折銀一兩蓋以官田租重民困於徵輸用此調停耳浙江惟杭嘉湖爲重湖視二府尤重官田

亦惟湖最多正德元年巡按浙江御史車梁奏將京庫折銀米優派四萬石于湖之官田以紓其困併湖原額派均折銀之數共十七萬石有奇賦稱平矣至四年布政司議以折銀米槩派官民田湖民田少賦反增重請自今浙省京庫折銀米石一以官田爲準湖仍優派四萬石如正德元年例部覆從之其民大悅爲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

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較以母老乞歸養久之起故官督陝學益稱職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卽以其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管

革者五曰培尅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當興者五曰關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

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蒞陝其一切利弊晰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守令不經之費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竊相指曰此吾嚮者擁車公耶何吾秦人之多幸也公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鹵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殲之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

如故

改總理河道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  
漕公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  
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  
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  
口而于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  
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濬自魯  
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  
之閘座又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濬諸泉源與運河接  
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



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回任以充委用申明  
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關主  
事并各關官吏夫役上從之賜勅督理司府軍衛俱  
聽節制又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祖陵坐北面南  
俱土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縣而來至  
此聚止卽今基運山陵北有土岡南有小岡小岡之  
北間有溪水漲流其南面小岡之外卽俯臨沙湖西  
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  
環繞水流去祖陵一十三里惟東而岡勢正處俯臨  
平埸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土有塔影蘆湖龜

山韓柯諸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皆入於汴河西  
南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陵前東流亦入汴河  
以上諸水每歲水大則衆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  
于淮水小則匯諸於陵之東南一面四時不涸但過  
夏秋淮水泛溢則西繇黃岡與東繇直河口瀾漫漫  
灌與諸湖水合遂滄及岡足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脉  
交錯北去玄宮密邇關係不細非臣所敢輕議也欲  
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欲東自直  
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繕築圍繞恐此  
堤一成淮河泛漲之水稍能障其勿溢而陵前湖河

之水又將遏之北侵矣乞命欽天監官一員前來相  
度形勢應築應止伏候聖裁其一原設壽春王墳北  
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今則量水勢淺深比墳低三  
丈六尺有餘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  
渡既不開通可無他虞但黃淮二水合流泛漲不可  
不預爲之防請離墳四面各百餘丈外週遭環土築  
堤一座砌以石基植之榆柳以防不測但地脉或有  
所妨而石料不能卒辦當蚤爲之議也其一近年黃  
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邇自魚臺北  
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

加疏濬務俾勺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周遭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亂今黃河旣已南徙閘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村厰增築月堤一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南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趙皮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澁恐亦有陵寢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再濬蓋黃河水勢難與為爭旣已趨北不能復使東

注也其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堤岸其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創以時開閉其一舊議祥符縣之盤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堤臣等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爲重且水勢湍悍衝徙靡嘗其堤岸之去河遠者間或僅存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堤及去河稍遠中堤各一道坍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續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不須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工部以其議爲當上

從之公晨夜改舟車爲橈攴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  
以故導潰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  
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湖  
濬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天子嘉之  
晉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  
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  
三邊軍務公至則申軍令豐儲餉廣埤塹選鋒銳飭  
厚械士氣踴躍思奮其年爲丙申七破鹵明年丁酉  
十一破鹵

己亥公謀鹵吉囊將大入萃羣帥而誓之大出賜金爲

牛瀝養士陳二寶劍堂皇指左劍曰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劍曰卒不用兵者徇此及期而鹵衆果大至挾詐乘我帥醉遂埤登焉公前已聞警率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卽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犯引而西公召醉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遂率以蹀賊會天大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蹶泥淖中斃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周尚文兵擣其左寧夏任傑兵在其右固靖魏時兵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強弩火礮四合爭奮賊遂大敗走梟其名王以下首鹵五百級鹵人畜器械稱是捷聞天子行告廟飲至

禮下書褒予公甚篤卽軍中策拜太子太保廕一子  
世錦衣正千戶是年破鹵數亦如丁酉進兵部尚書  
歲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

公久勞于外改南京戶部尚書何入爲兵部督  
國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朘其廩以空名  
予營公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爲首鼠兩端以尼公  
公鬱鬱不得志會報鹵將大入公日夜治軍不休因  
以成瘁疾鹵去乃露章懇休上登而許之特賜馳驛  
歸歸二年而卒所著有問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  
府奏議若干卷



當其初遊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  
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葺語  
之不及私也令歛里甲貲爲諸舉子費獨謝不受倍  
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  
府也生平所歷皆廳仕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  
視之泉府矣先人之田廬無少增故所薦大帥某緘  
金幣爲壽公已告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爲戒饒人之  
感知者選薨器遺公公怪其精曰得非上方物耶吾  
書生安用此遂辭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  
人瑾用事於衆中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姓以宗

氏刺投公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公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公之歸仲文與有力焉公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太保桂萼故將太傅周尚文皆自其微時云

尚書李襄敏公遂

字邦良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十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授行人錄司副司正轉刑部郎中適錦衣衛捕送強盜十三人公疑焉鞫真盜一人而已請部尚書駁勘十二人者得解釋

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臣坐大禮大獄謫戍甚衆皆莫敢請公曰赦孰急此以告尚書聶賢賢曰君言是也上意難測恐滋怒耳公曰忠無事會耳有會矣可揣逆上意賢怒公度不可挽拉僚友

盧憲曰總憲王公可激此義也憲夜扣門以請廷相  
矍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

少祠部郎中屬上釐正祀典所諮問禮官昏旦至時尚  
書禮部者夏言言以屬公公酌損古今無弗稱上旨  
上問廟議大學士張孚敬促禮官立奏覆公適在朝  
據朝階屬草進孚敬歎服率用所議

南京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慰修省諸儀言曰太廟在南  
京虛位爾祭告足矣公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  
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欲以慰解上心  
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覆議議上下詔令

四品以上自陳科道等官極言時政闕失輿論快之  
未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謫遂與諸僚餞之郊  
言劾公無故不參公座因指其平日會友講學交結  
朋黨變亂是非下詔獄廷鞫謫湖州府同知

遷南刑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陞衢州知府在衢  
一用風化爲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爲郎時處州饑流  
民以採礦爲名糾集入境大肆掠劫公取保甲中驍  
健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授方畧擒斬賊徒自  
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逼礦山駐宿賊聞中夜焚寨  
去時公隨從不滿百人而已火起其下皆促公出公

堅臥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燒寨走也已  
果然文進曰盍追之公曰此皆饑民不爲患苦足矣  
遣兵躡送出境閉礦而還

章聖太后梓宮南祔風傳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  
司檄循具舟輿通道括財備上供公承檄晏然具書  
上官策梓宮必不繇浙者三諸司抵公書于地督促  
如星火公鎮守前議不變已梓宮果道長江浙中諸  
郡雖然惟簡按堵乃大服公銓曹考功治行第一陞  
蘇松兵備副使以母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  
政使適江洋盜充斥朝論以公風力素著請不次擢

用陞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公募健勇修戰艦講陣  
法創烏銃連弩各數百具軍政井然尋召赴闕爲僉  
都御史專督薊州主客兵餉坐聞旨久而後至黜爲  
民

倭起東南用兵日久將臣數易嘉靖三十四年勅下南  
京部院科道博選安攘才畧合詞薦公明年春倭轉  
掠鳳泗淮揚陵寢震驚糧運阻梗朝議以淮揚咽喉  
地宜專設軍門設軍門非用公不可遂起提督軍務  
兼巡撫鳳陽等處于時淮揚間三創倭矣復值水災  
而大工採辦牽輓協濟意外重料率爲民困公至革

軍餉大戶幾千家減排門鄉兵歲省民財萬計以次  
經畫戢守諸備視地要害奏設副總兵參將守備若  
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  
步水兵賊再至不敢犯居一年諜報有賊三艘登劫  
公方閱武狼山卽麾兵將力戰摧其前鋒復計賊且  
大至若從海門直趨如臯至鎮地卽主客倒置根本  
搖矣馳騎一晝夜趨泰州而賊衆踵至悉焚舟登陸  
公下諸將我兵雖驍健皆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  
復謂諸將曰賊越如臯則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  
通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最要繇黃橋逼瓜儀以搖



有郁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東計至廟灣則賊  
地也乃以海防副使劉景韶游擊丘陞守黃橋諸  
一身當泰州衝時賊衆盈萬總兵鄧城故稱名將一  
戰敗剴將士氣奪遂擐甲誓死將士感憤激烈于是  
皆稍稍勝賊適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齎沐額  
禱頃刻風回縱火斫營斬酋首一人賊挫阻遂從富  
安沿海堤東掠公喜曰此吾得地時也令景韶陞尾  
其後晝逼之令益前夜則稍遠之期致賊廟灣而其  
時他賊復急攻丁堰西亭二路以牽我兵公分遣偏  
裨授以策畫悉殲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安是

時賊計公方西禦謂淮無備奄至淮安之馬邏旦公已陣于姚家蕩賊大驚據高阜盡銳衝我師公橫截賊陣令諸營壘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孽果奔廟灣爲巢殊堅公按行指示具畚牖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擊之賊窘遂殲絕之方休士計功罷遣所調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揚州之七星港一時上下惶懼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塲戰地飭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繼奔鍋團劉家莊白家駒追及連敗之賊沿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渚公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之無脫

者時又有他賊數百出沒海濱公計賊雖寡然將士  
厭苦矣謾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泊岸  
非爲寇者置之亦無害將士動于利不告潛往獲其  
島主孟得山者以歸蓋自夏及秋前後八捷斬賊計  
四千七百有奇諸燔溺無算

遷南京兵部侍郎會振武營兵變撲殺督儲侍郎黃懋  
官痛加殘辱脅兵尚張鏊求賞鏊錯愕無計公聞變  
急奪馬而行騶呵如平日軍中指目此平倭李公競  
前紛訴公曰諸軍誠怨怒黃侍郎不有朝廷耶可奈  
何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公曰馬首是從

乃請鑒大會南京官僚一處揚言曰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跌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公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卽可得奈何求賞乃令人各給銀一兩補減折糧餉衆始散事聞上疑部臣不能安輯諸軍悉行譴逐下輕旨捕首惡而已

時各軍雖稍定然流言謂朝廷將盡誅各營兵陰相約欲叛入海公廼與鑒謀託疾閉閣臥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衆心密召坐營官華恩把總張勲等入臥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因

馳奏請處分兵部議叛軍成殺大臣迫脅府部當卽  
時斬首梟示上復命三法司會官詳議比謀殺制命  
使臣律俱斬秋後處決上謂所獲未必果皆爲首者  
令再議聞廼止坐首惡三人餘悉以矜疑調發未獲  
者悉貰之

改戶部尚書江東代鑒諸軍見稱亂之日當事之人被  
上譴責已輩獨輕比益驕恣往往射矢部門或毆罵  
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爲怪刑科左給事中魏元吉論  
東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官率蒞事見詘下塲撻  
演有賞無罰致諸軍愈肆今倭寇少息請散隸諸軍

各衛解散其兇黨又必得彈壓之人則更張雖驟可保無虞因薦蘇松副總兵劉顯足任上切責東姑息陞顯爲署都督僉事節制諸軍而未幾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者設在江北營三千人皆南京衛軍餘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人給幫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戶吳欽謂幫丁非制請于南京兵部革之衆軍怒懸欽旗竿東聞遣人撫諭許幫丁如故乃得釋南京科道官上其事因劾東宜罷且請擇素有威畧者星馳代任上別調東陞公南京兵部尚書

是爲嘉靖四十二年兵科議留營再變非重公事權  
不可奉旨操勅如議而嚴世蕃刪損之遂無權矣乃  
囊勅秘之不復開讀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司  
大集官兵誓誠之曰汝輩作死多矣上寬仁不卽誅  
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勅我來是汝輩向背生  
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一切不究顧姑息之  
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重且奏聞誅  
斬公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斂氣則選驍健  
者四百人置左右爲標兵公更斟酌營規申嚴什伍  
互書其名籍年貌削方懸腰其法一如在淮揚時而

特重曉散夜聚噪呼投匿之禁令其自相鈴束覺舉  
時謂振武營軍士不靖數倡亂當除罷公奏護陵軍  
士皆以振武營軍士充之營軍有死亾者勿復補冀  
以漸次消除之亾何乞休家居卒

公爲人奇偉博大有氣節嗜學篤至善于屬文尤長奏  
章唐順之稱其能發難顯之情爲一時獨步兵部侍  
郎萬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豪傑之才子杕材皆舉  
進士杕仕至參政材仕至僉都御史以講學名



巡撫趙公時春

字景仁號浚谷平涼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九

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鼓部署御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六舉進士第一公年方少名方盛海內方伺其有所製作取而誦傳之公則日習騎射談甲兵憂邊事旣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嘉靖九年言邇者災警頻仍聖心隱惻下詔求言已涉旬餘大小臣工類以浮辭面諛訪問之詔未乾慶賀之章屢上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清河受賞繼而都御史鉉進

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讚訓導仲斌進瑞麥矣指揮  
楫進嘉禾矣鉉及東進鹽花矣禮部尚書時再請稱  
賀矣鉉東等憲紀攸司不能激揚獻替稱將明之任  
尚書時職典三禮罔上要君壞風傷政小臣所以撫  
膺流涕不能已言伏乞申令百官直陳時事敢有託  
瑞設諛熒惑聖聰者卽加誅譴庶可化佞爲忠上曰  
大臣科道旣無陳說時春必有諤諤之論其以聞惶  
恐未對上怒趣之乃對上上責其掇拾賣直下錦衣  
考訊黜爲民

居十年以薦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局較書與羅洪先

唐順之上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  
崇國本復罷爲民公讀書日記萬言凡史氏所載天  
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算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  
名歷歷成誦旣罷爲民邊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數  
與邊人譚干戈事而已作禦戎論三篇其一篇曰中  
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  
中國其始于襲吾長而毀吾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  
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賄貨足以利用四裔之人性專  
而用瘠以智撓專施利收瘠故吾之用一兼其倍矣  
况實用百百以敵一何患自守哉古善用長其在于

斯不善者則不然其智計亂于輕浮而賄貨置于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彼以其瘠取吾之匱故春秋譏之以爲自亾而兵家忌之曰致于人自古士大夫崇浮靡忽實效者莫深于宋宋之亾也咎不在師旅之不武而在士大夫弛武而不講不在設守之不固而在其不知以攻爲守之術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宛轉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大呼者陋哉宋之君臣汨沒于浮靡之深也國家驅全勝之孽口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劍還紫宮于葵庚神武旣布然後聖文聿修時則有覆軍折將

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常皇興北狩而我狄終不敢  
失君臣禮信臣精卒盡疆固守虓虎之旅霆發而颺  
揚于是離極重明百蠻稽服觀前事之得失睹今日  
之功效禦戎上畧斷可識矣今使士大夫忽當務之  
實用蹈前軍之覆轍慕文德之虛名忘經武之大計  
此猶畫餅療饑以菖陽消癰疽也

其二篇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于人疑志不疑應敵  
而應于敵天下無事盡封疆申約束利兵健卒星羅  
雲布勢不爲不強威不爲不張猝有狂夫奮挺之難  
恫喝相伏莫肯受命者顧妻子私貨財之念重而赴

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于人內顧重而外難輕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間投機有間則借讐賁盜故曰應于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設守之謀常罅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爲也使有必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爲也戎狄之衆曾不齒一于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侔而能爲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役其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爲守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短而中國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矣散衆而守

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守禦  
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爲而况勇怯之間哉使戎狄  
襲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鼓旗相當而  
莫敢先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班也使吾簡  
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信任英賢申  
嚴節制非烏集之敵也彼見吾有衆攻之勢無寡守  
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制  
奇之要在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其羶裘之衆利其  
孳毳之具也使彼知羶裘之衆不可冀保而况吾衣  
冠之民孳毳之具不可冀饗而况吾賄貨之富則飲

馬之謀寢而款塞之請可幾矣

其三篇曰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旣衰之勢漢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幽薊割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患在內萌于至近發于至遠浸淫毒害遍滿宇內一夫乘機四竊交難終之在人始之繇我明王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羣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兆民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緘介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之勢外備不索于內內取不



求諸外卒有大寇列疆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  
併壁以入堡絕其鈔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僞彼雖  
未敗固已無所利矣羹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  
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干  
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  
空虛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  
勢之宜間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  
水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  
堅併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  
不闢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歟曰非不戰也不當

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車  
騎甲兵之獲固已利矣况乘勝遠鈔之利也虎不先  
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  
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  
進亟退使承平之士習于戰陣久驕之鹵疲于奔走  
情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不可得而知  
矣

二十九年鹵犯京師以徐階薦與故刑部主事申旆同  
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營軍爲鸞  
所構罷尋命以前職督巡捕從鸞軍時衆方傾心鸞

鸞而鸞乃與史道倡議許市衆問公公發憤曰此亾  
宋秦檜策耳身爲平鹵大將軍效牙僧市職乎主辱  
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公見鸞驕縱玩兵老師置財  
因作責言三篇諭志

晉山東按察僉事統民兵禦鹵公領山東兵四千餘騎  
至通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兵民教塲鸞惡其兵整  
毀諸上上不行命移駐密雲公介鞬率甲兵鼓行不  
見鹵還其明年春仇鸞復出征公領兵至通鸞諷通  
民毋舍民兵公露次教塲結草廬鸞諷其部將夜火  
之公除廬結陣整兵北戎

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斥貪墨省  
征徭抑求請絕餽遺宗藩貴戚相戒莫敢犯法一時  
文學氣節政事之聲震動天下公曰此皆儒者末節  
其志專在攘彝狄復祖宗疆宇世世治安公爲人嚴  
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  
引繩按矩詰責不少貸或語及北鹵方持杯酒相歡  
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  
偏較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俺  
答丘福不足平也士大夫率壯其志而訝其大輕憂  
其太銳公在山西鹵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禦

之至廣武諸將皆會忽謀報曰有鹵騎二千餘去此  
兩舍許疾掩可盡得公擐甲欲馳總兵李淶等固止  
曰鹵悍未易攻公第駐此淶督諸將力禦之當不貽  
公憂淶乘勝入鹵伏中敗沒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

巡撫唐襄文公順之

字應德號荆川常州武進人嘉靖乙丑進士第一累官僉都御史天啓中追諡襄文

及廷試遂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簞仕守已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

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于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

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卽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

羅峰當國改部屬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時則王龍溪以陽明高第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已將遠其嫌遂告歸張由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任居家窘甚齎於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

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  
宮落職歸讀書荆溪山下自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  
術莫不涉援尤長曆數之學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  
人文辭以成一已之刪潤其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  
之跡歸宗舉要燦然而可觀其精思苦意至盥櫛都  
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寢布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闔  
爲床褥褥不具作小舟自泛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  
膝而已當此之時天下仰其高風講德論文者求一  
接見不可得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云學以聖賢爲  
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寒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



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

居恒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之儒也嘗論文與詩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于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

謂當今必一審武子之愚蓋自况也

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趙文華以上命視師海上公  
與陳機畧趙歸薦於朝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  
北部職方員外陞本司郎中陞見後卽奉命查勘邊  
務繼而視師浙直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  
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鯨  
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  
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  
少卿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  
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

徽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  
又敗之於廟灣塲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  
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  
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每以此自愧  
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  
之賜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  
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著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  
合

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  
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

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  
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  
變於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  
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登焦山望三江歎曰吾  
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  
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  
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  
不起矣將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  
自恨時天晴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

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  
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  
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  
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  
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  
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  
夷躡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  
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

尚書張襄惠公岳

字維喬福建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累官都察院  
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

授行人寓佛寺不苟接人與同郡陳琛林希元開戶讀  
書時稱泉州三狂生公獨上書言事武宗寢疾豹房  
獨宦者侍公疏乞內閣九卿輪直嘗藥庶防奸變疏  
入不報已卯四月宸濠行賂嬖倖蠱上南巡諫者數  
十人多杖死公偕行人司疏上鎖械曝跪廷中五日  
捽下獄又杖于闕下幾死謫南國子學正

肅皇登極復行人俄丁父憂釋服赴部廖太宰取選科

道辭不就轉司副尋乞南陞南武選員外祠祭郎中  
丁亥復以憂歸每言平日所爲客氣用事多病狂疎  
於是日淡刻勵收斂益嚴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  
吾自爲學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夫王氏  
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亾或指人心爲道心氣質爲天  
性者公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  
亦勿涉手較以傳博學窮理之義

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議張相孚敬推  
始祖所自出之帝李宗伯時心知不可又未知神位  
之銜之所書疑以問公公請書皇初祖位堂堂天子

之祭精誠以臨之雖遠而千百世可假而至也豈必  
附會某祖以爲重哉李以公言語張怒以原議上內  
批皇初祖如公言相孚敬大駭問昨諭禘祭者誰也  
亟欲致公以館職公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  
相欲行選貢法公謂邊遠山谷士雜藝風縣久不科  
目歲予貢使其以衣冠人物別於藝風所以漸變之  
也忤旨視學柳州柳州軍五百餘號跳城外者五日  
公謂太守曰軍號跳太守不見告無謂無關學使者  
乎備員憲司亦安得委之召五百人入曰何稱亂也  
曰太守不予糧且一歲矣公曰我與爾糧送爾軍門



聽訓何如坐枵腹哉皆叩首幸甚因遣散歸營居一日召與期悉送之軍門五百人者旣幸得糧皆不願往公廉其中有十八人驚而首亂詭曰送軍門非健卒不可吾入閔之因按籍漸摘去而獨留十八人置之法

壬辰改提學江西又不謁孚敬謝是時江西尊尚王氏學公約士守程朱氏說毋輒變居一年仍用廣西貢事落職貶廣東提舉未幾轉守廉州公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民盜珠者難治公居四年不問珠池珠也家中

人將歸言從乃公宦廉乃不識珠池珠何狀公曰珠易識耳命吏持庫珠八顆視內還之

廉與交南隔一水時方征交公請留使者毋前進而是時林希元以言事自大理丞謫爲欽州守請自効行間公書爭之曰欽州非用武地尊相又無封侯之骨何不三思也條六狀疏于朝督府蔡經曰空言罷兵亾以塞明詔子能保母用兵降登庸乎公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必令納地貶號匍匐詣闕獻其國中圖籍勾上處分乃不褻國體經曰如此能令聽乎公曰岳能檄之會兵部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公言於

經曰大將至矣前議未可用也公當治兵積穀待之  
經一以調度屬公伯溫至公告伯溫前語繼進賊情  
地勢曰愚言足聽也不然進取方畧具此連與伯溫  
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子矣於是許降登庸如公議  
已亥陞浙江提學副使轉叅政伯溫頗用公言議撫處  
登庸問曰向廉州太守安在也伯溫會督府蔡經奏  
移公廣東守欽廉莫酋叩關公往受降賦二詩予之  
嘉靖辛卯北酋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公伯  
溫言於朝曰吾新得二督撫於粵右張岳可南翁萬  
達可北也吏部上公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僊

轉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公曰岳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吾不忍也

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督撫故饒供億公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檄州縣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諸土官有功當官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行毋得如往時自乞冒功者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

召爲刑部侍郎徐御史南金奏公忠純果毅有古大臣

風賀連反側未定不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爲兵部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

湖廣苗獮初設總督衆方顧望莫肯行世蕃請公當之徐相階報公曰士君子爲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危機在前冥不知避亦豈智也公言備位大臣義當効死單車入楚熟計苗情諸撫臣異同前卻而苗出劫日橫上命易貴撫院公謝上曰充國渥中之議初頗譁於衆口裴度淮蔡之役功竟成于獨斷又曰此賊不平臣亦有何面目奉勅書以對將吏於是條上用

兵方畧詔下報可公自督戰斬擒苗幾盡

土宣慰冉玄等糾苗爲叛苗平懼誅陰以兵嗾龍許保  
吳黑苗搶思州玄又挾萬金入世蕃幸世蕃去公而  
罷兵徐相公執不可竟降兵部侍郎公生擒龍許保  
而黑苗尚匿玄所公疏玄罪併訐其挾金事世蕃益  
怒日傾公公不一貶復擒黑苗以獻三省底寧兵部  
力請召公嚴氏不可或語公何不稍屈公笑指其髮  
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  
賈官乎遂卒於沅州沅人無不流涕三省巡按奏公  
功復右都賜祭葬贈廕諡襄惠

徐華亭謂公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入一錢  
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學正傳  
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